



世界名人
传记丛书

天国之门

叶赛宁传

叶赛宁传

●王守仁 著

世界名人
传记丛书



〔湘〕新登字 002 号

天国之门
——叶赛宁传

王守仁著

责任编辑：郭傅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黔阳彩印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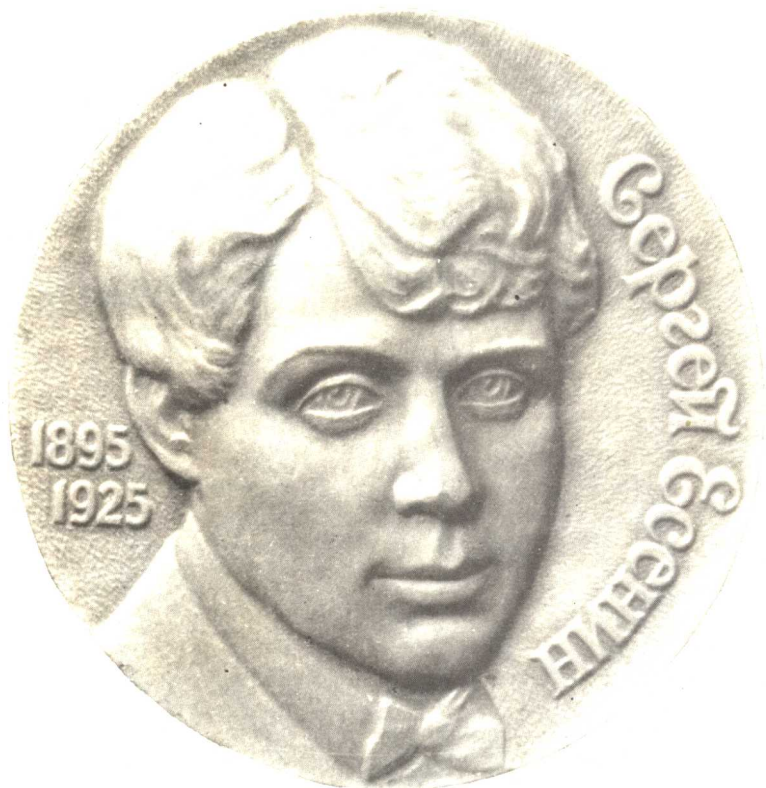
1995 年元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插页：5
字数：150,000 印数：1—5,000

精装：ISBN7—5404—1378—6
I·1096 定价：9.2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并负责调换



本书作者在叶赛宁故居博物馆前
(康斯坦丁诺沃, 1992年)



叶赛宁 塑像



莎嘉奈·塔利扬
(泰尔泰良)



拉伊赫扮演索菲娅
（《聪明误》）



加丽雅·别尼斯拉夫斯卡娅

丛书总序

戈宝权

在我的案头上，摆着厚厚的一摞书，是刚从“秋风万里芙蓉国”的湖南捎来的，它们散发着淡淡的墨香。我惊喜不已，湖南文艺出版社竟在出版界不景气的今天，接连出版了那么多世界名人传记，我感到欣慰。丛书主编郭铎权同志在信中告诉我，第一辑十二种书印了两万套，第二辑十二种书初版拟印一万套。据我所知，在全国几百家出版社中，成辑出版如此多世界名人传记，实属少见。

翻阅这套丛书之后，我百感交集。我们的社会今天太需要这样的图书了。如果三十年前某个出版社能如此系统地、不间断地出版这样一套介绍世界名人的大型丛书，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出书，受这套丛书恩泽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就能更多一些，这种潜移默化的效应是无法估量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今天，湖南文艺出版社以魄力和道义为青少年和全社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由衷地感到敬佩。

我多次去过俄罗斯，并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前苏联有一个著名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从1933年开始到苏联解体时为止近60年间，几乎不曾间断地出版《名人传记丛书》。这套丛书是俄国文星高尔基倡导的。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曾设想为遭受战争和愚昧蹂躏的俄罗斯青少年编辑出版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并聘请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威尔斯等

人撰稿。1916年12月，他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请求他执笔写一本贝多芬传，回信中，罗曼·罗兰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成年人不久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留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个民族都曾有过——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您自己非常了解，在今天没人比下一代更需要我们关怀的了。”

高尔基给前苏联千千万万青少年做了一件为后人称道的实事。这套丛书囊括了近千位世界名人的生平和奋斗史。其中有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宇航员等。雨露滋润着世间生灵，半个多世纪来，前苏联的教育机构造就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润物细无声”，许多青少年受益于这套丛书。郭铎权同志告诉我，他去年在访俄期间亲眼看到，在许多学校、工厂、机关的图书馆里仍珍藏着这套丛书，甚至在一些教授、新闻记者、中学教师、工人、农民的家庭小图书库里也把它当作家珍藏起来。

人生如一湾小溪，历史是一条长河。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是由杰出分子和人民大众共同创造的。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著名人物，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所处时空的文明史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英国发明家斯蒂芬森发明的火车，从利物浦驶向世界，推动了英国的产业革命，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进程。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缩短了人类历史昔日缓慢的航程。毕达哥拉斯、达尔文、诺贝尔等巨人更是人类杰出的精英。文学大师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歌德、雪莱、拜伦、车尔尼雪夫斯基、雨果等人杰则用智慧、良知去剖析世界，剖析灵魂，讴歌正义和真善美，揭露暴力和专制，他们给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给人类带来了美好、善良和希望，他们企盼着人类社会不断自我完善，跨入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文明的、公正的门槛。

作为一名作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并以一个读者的名义，我衷心希望湖南文艺出版社持之以恒，继续出好这套对我国社会和现实，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带来知识、榜样、良知、智慧和力量的丛书。我国的读者需要这套丛书，我们应该向教师和家长推荐这套丛书，希望他们的学生和子女认真读一读这些书，从中汲取营养，师法世界英才不畏艰辛，敢于攀登知识高峰，勇于探索正确人生之路，努力奋斗，自强不息，为真理和正义献身；学习名人对祖国、对社会、对民族、对人类的责任感、使命感。不贪图安逸和享受，应该成为青少年的新风尚、新道德准则。全民族文化素质下降，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抬头是社会大厦精神支柱倾覆的不祥之兆。我希望青少年朋友首先要追求人生开拓、奋进的真谛——猎取知识。我相信，伟大的中华民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一定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成为一株文化与知识的参天大树。我确信，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中将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对人类各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像诺贝尔、贝多芬、达尔文、列夫·托尔斯泰一样的举世英才。

我还想和青少年朋友谈一点个人体会：世间的每一位名

人英才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各异，他们的思维空间、智慧、创造力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万不可囫囵吞枣一般地学习和承袭。

据悉，人民日报将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举办世界名人知识大奖赛，这将是我国出版界的一件十分有意义和值得称道的事。时下，一些师出无名的“大奖赛”充斥社会，使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扑朔迷离，荒废学业，甚至误入歧途，这难道不使一些莫名其妙的“大奖赛”的始作俑者感到汗颜吗？十年“文革”绝不亚于一场战争，使我们丧失了多少人才，损失了多少时间和机遇，滋生了多少“文盲加流氓”！至今“文革”的后遗症仍斑斑可见，这是我们民族应该永远记住的教训和耻辱。我们的社会舆论应该鼓励什么？我以为要鼓励类似人民日报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的这种旨在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竞赛，社会各界也应该支持这种引导青少年读书、激励青少年成才的活动，我们的“关心青少年”的口号才不会落空。

岁月匆匆，人生易老。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进入垂暮之年的我，正在和病魔顽强搏斗。有生之年能有幸看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一辑接一辑地出版，这套丛书愈来愈受读者和社会的青睐与器重，无疑也将是我感到十分高兴的事了。是为序。

1993年盛夏于北京

星夜的沉思（代序）

王守仁

北国的深秋之夜着实妙不可言。我拖着疲乏的身子从书桌前向阳台迈步，推开那扇陈旧的玻璃窗，一股诱人的凉风徐徐袭来，我精神为之一振。举目眺望，在东北方的苍穹里，数不清的星光在向我眨眼。我朦胧地走进了一个神秘的星座世界，原来那是一个极大的诗歌殿堂，在许多半身像下标有普希金星座、拜伦星座，泰戈尔星座，屠格涅夫星座，海涅星座，涅克拉索夫星座……，我找呀，找，终于觅到了我要找的星座。“叶赛宁星座”几个字终于出现在我眼前……

今天高度发达的现代科学，可以准确地预报天气和海浪，可以预测地下深邃的石油矿藏，可以使原子裂变造福于人类，甚至可以发射照亮黑夜的“人造太阳”，总之，不久前无法想像的事情似乎都能变成现实。然而，伟大诗人的诞生却一直成为一个谜。既无法预测，也不能祈求，他总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俄罗斯抒情诗人叶赛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一个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的家庭里，突然诞生了一个具有

罕见诗才的伟大抒情诗人，他有别于来自俄罗斯农村的伟大科学家、诗人罗蒙诺索夫，也不同于传统的农民诗人柯尔佐夫，他是一个独特的俄罗斯抒情诗人。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俄罗斯诗坛上，那真好比一头雄壮的公牛闯进了瑰丽的殿堂，他以令人惊讶的诗歌形象去刺激和满足贵族沙龙里那些灯红酒绿、醉生梦死者的好奇之心，从而也使自己在整个俄罗斯诗坛上扬名。自那时以来，他的诗才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几乎在所有的专著和评论文章里都涉及到叶赛宁诗歌天才之谜。其实，作为列宁、齐奥尔科夫斯基、爱因斯坦的同时代人，叶赛宁不仅从独特的抒情角度、而且从宇宙的高度感受和思考了自己时代的本质特征。正如诗人在散文中所说：“地球上的人类将不仅同相近的卫星星球相呼应，而且还将同广阔无垠的整个宇宙相呼应……我们时代的暴风雨也应当把我们从地球上的进步推向宇宙的进步。”“叶赛宁的诗歌，是深刻思考历史与革命、农村与城市、生与死、国家与人民、人民与个人等许多社会哲学问题之源。”（叶尔绍夫语）大概，也正由于如此，世人才公认这位抒情诗人伟大。然而，诗人首先要有个性。在抒情诗和史诗中，诗人的个性是至为重要的。这种个性是自由的，是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个性。它同人民一起，同时代步调一致。诗人在创作中永远保持自己的独特特点，不改变自己天赋的面貌。叶赛宁在《关于自己》这篇答征询表式的短文中曾明确说道：“至于自传的其他内容，它们都在我的诗中。”是的，叶赛宁的抒情诗表达了他感情上的真实，他从未违背感情上的真实而去消除感情上的矛盾冲突，因此读他的诗时，读者仿佛看到诗人就在自己

的眼前。不过，作为“情感真实”的诗人，可说世上比比皆是，而叶赛宁之所以得到全世界公认，首先是因为他的诗最具民族特色。俄罗斯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认为苏联早期的诗歌良莠不齐，但他“喜欢叶赛宁的全部作品”，因为叶赛宁“出色地捕捉到了俄罗斯的乡土气息”。此外，叶赛宁抒情诗的人道主义激情、高度的艺术性，也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赢得广大读者的赏识，读者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作品。俄罗斯读者是这样，外国读者同样如此。俄罗斯当代著名诗人沃兹涅先斯基访问加拿大时，曾多次朗诵过叶赛宁的诗，每当听众听到叶赛宁的姓名，整个大厅立刻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①然而，叶赛宁的诗歌在其俄罗斯本土，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甚至遭到排斥和贬低，只是到了五十年代后半期才被重视和“重新发掘”。1960年7月9日，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全俄教师代表大会上发言说：“马雅可夫斯基固然是优秀而伟大的诗人，但是仅仅马雅可夫斯基一个人是代表不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苏联诗歌丰富多样的发展的。如果中学的文学教学大纲里没有杰出的俄罗斯抒情诗人叶赛宁的作品，那就不可思议。”^②随着社会的发展，教条主义的危害和庸俗社会学观点的克服，人们才得以正确评价叶赛宁的创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到俄罗斯宝贵的精神财富方面。六十年代中期，原苏联诗歌界掀起了给叶赛宁“正名”的高潮，诗人亚·普罗科菲耶

① 见《文学报》1971年5月19日。

② 《特瓦尔多夫斯基文集》第5卷，第310页，文艺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71年。

夫说：“是时候了，说叶赛宁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诗人的时候已经到了，而且，不是悄声说，是大声疾呼！就因为他对俄罗斯的全部的爱，就因为他所创作的关于俄罗斯的那些无法传达的美好的诗与歌！”^①

叶赛宁是表现民族精神和传统的极其典型的民族诗人，即使在他的作品被“禁锢”的岁月，其诗仍然以独有的艺术魅力而深入人心。苏联人民演员符·伊·卡恰洛夫（1875—1948）在回忆录中叙述道：“我在欧洲和美国漂泊的时候，总是随身带着他（叶赛宁）的诗集。我有那么一种感觉，仿佛我随身带着（放在一只美国提箱里）一掬俄罗斯泥土，它们明显洋溢着故乡土地那馥郁而又苦涩的气息。”

正如《铁流》的作者绥拉菲莫维奇所说：“叶赛宁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同时又是一个不幸的人。”的确，他很不幸。1925年12月28日凌晨他自杀了，苏联诗坛上从此陨落了一颗明星。噩耗传开，人们震惊不已：一个年仅三十岁，诗歌创作正处在鼎盛时期的诗人，怎么竟会自寻短见呢？人们怀着惋惜和悲痛的心情开始思索和推测，一时间，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时，苏联国内外形形色色的文人趁机掀起了一片嚣声，有的把死因归咎于苏维埃政权，有的对叶赛宁进行人身攻击。然而，叶赛宁的作品本身，尤其是1924—1925年创作的那些歌颂祖国、歌颂苏维埃政权和革命领袖的诗篇，实际上已是对各种无耻谰言的有力回击。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叶赛宁的死，人们多倾向于认为是

^① 《文学俄罗斯》第4版，1965年10月1日。

属于个人感情上的矛盾所致。这种观点在近三十余年出版的大量研究资料以及叶赛宁同时代人的回忆录（见书末的“主要参考书目”）中得到了证实。不消说，只要把叶赛宁一生中感情上所经历的坎坷道路比较客观地加以叙述和分析，围绕着叶赛宁之死所产生的种种疑团也就迎刃而解了。然而，最近几年俄罗斯文坛上又旧话重提，就“叶赛宁之死”展开了争论。有的人考证，叶赛宁当年是自杀，有的人认定是“他杀”，文坛上形成两派，针锋相对，各持己见。应当指出的是，关于叶赛宁的死因，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一种论调，即认为那是“最抒情的诗人”与“毫无抒情味道的革命时代”的矛盾所决定的。应当说，古今中外，无论哪个文人都不可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在人类历史的“急剧转变的紧急关头，旧事物如山崩地裂般倒塌下来，同时新事物又在无法形容的痛苦中产生的时候，有的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陷于绝望……这是毫不奇怪的。”^①但是叶赛宁在人类历史的大转折时刻虽然迷惘过，却未绝望，他仿佛是从“若即若离”的立场转而“投身革命”的，最终他是在情感冲突发展到内心极度矛盾的时刻才走上了自杀道路的。基洛夫在得知叶赛宁的死讯时说：“诗人未能支撑得住。看来，他是撞在人心的冷酷石头上倒毙的。”^②也许，正是由于这撞击的火花才引发出永不熄灭的抒情篝火，而从那时以来，世上有多少人的心灵在叶赛宁诗歌那美妙的篝火旁得到了温暖！无论怎样，在当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488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② 参阅尤·普罗库舍夫：《对俄罗斯的沉思》，第614页，“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莫斯科，1988年。